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

四

蘇子瞻
蘇子瞻

PDG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

對越甲藁

奏劄

直前奏劄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
乎爲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
乎爲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
同故所以導其君者亦異夫爲人君者受諫則
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
以爲欺故爲君子者唯恐其君之不受諫爲小

人者唯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
爲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弗容公道行則私
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於此昔唐憲宗嘗謂
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事不實皆陷謗訕欲
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儉人以
此營誤上心因極陳其說以明人臣進諫之難
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
儉人之言一入幾至於黜諫臣蓋朋黨謗訕皆
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
明不能無惑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則

皇甫鏞李逢吉之徒豈必末年而後用事嗚呼
人主爲杜稷計其可不致察乎此我臣嘗歷考
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
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
黨也謗訕也蓋爲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爲心政
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
論事必合人情旣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
近乎好名矣好直鄰於賣直救過類於歸過乃
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
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醜毒望絕言

路之榛荆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爲所惑仰
惟本朝聖哲相承招徠謹言如恐弗及方其盛
時天下之士仇然獻議固有踈狂謬戾不切事
體沽激矯亢不本忠誠者亦皆優容不以爲辜
其間小人不便或進巧說若 景祐中范仲淹
既坐言事絀議者因請敕榜朝堂有曰儉邪罔
上者有辟挾私立黨者必懲自謂足以梗言路
矣而 仁宗尋即悔悞誕降明詔數求直言召
還仲淹竟至大用而 慶曆之治以成 哲廟
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豫

設六事以排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
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
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
取虛譽若是者必罰無赦光復上䟽爭之以爲
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
矣哲宗 宣仁亟俞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
獲上聞 元祐之治實基乎此向使 二宗納
姦言而不悟遠正論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君
子之道喪豐功大業安能傳示永久爲 本朝
極盛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爲流俗者王安石之

私心分上書爲邪等者蔡京之姦計斥忠賢爲
偽黨者韓侂胄之狡謀覆轍甚明厥鑒非遠臣
愚伏望 陛下恢洪聖度以徠天下之忠言昭
晰聖鑒以察群臣之心術凡在廷之士有勸
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已過者必君子也不惟
聽受之又當獎擢之有勸 陛下以疑忌人言
惡聞闕失者必小人也 不惟拒絕之又當擯斥
之使鳴鳳之瑞日聞而妖狐之音頓息若是而
治功不隆天休不格者非所聞也惟 陛下留
神反復愚臣之言

除江東漕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辭奏事劄

子一

臣愚不肖蒙 恩備使一路遂將遠違穆穆之
光竊伏惟念人臣之義雖在窮約猶不忘君况
嘗以載筆之史又直禁廬今雖將指有行而憂
國念君之忠其敢以既去遂已謹復深惟當世
之故而願獻其區區惟 陛下幸察其一曰宗
社之耻不可忘臣嘗觀古之人主於仇讎怨敵
之國有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有勢雖不敵而
不事之者有勢可以勝而遠報之者有勢可以

報而反助之者昔太王之於狄也事之以皮幣
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凡其所欲悉以畀之
蓋是時狄強而周弱畏天保國其道當然故孟
子曰唯智者爲能以小事大然狄之於周特一
時之怨非百世之讎含垢包荒義未爲失此所
謂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也西晉懷愍二帝俱
沒於劉聰元帝間關南渡立國日淺外寇方熾
內難復興故終其身未皇北討然一介行李未
嘗聘虜廷成帝時石勒來修好詔焚其幣此所
謂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也勾踐會稽之辱舉

國以臣妾於吳而能苦身焦思折節下士與百
姓共其勞人事既修天應亦至吳之稻蟹不遺
種矣而夫差方觀兵中土與晉會于黃池勾踐
得以乘閒舉兵遂墟其國此所謂勢可以勝而
遂報之者也晉孝武時符堅聚百萬之師志吞
吳會賴謝玄等大破之淮淝堅既狼狽西歸其
子丕復與慕容垂相持于鄴使晉之君臣有志
經略乘機席卷殆不甚難而謝玄方且從丕之
請遺兵以救其窮餽米以濟其饑舍符氏之深
讎與慕容而為敵未幾劉牢之等為垂所敗秦

既不祀晉亦以衰此所謂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也臣竊惟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讎高宗孝宗值其方疆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之事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旱蝗頻年赤地千里甚於夫差之時韃靼群盜四面交攻無異符秦之季天其或者付陛下以有爲之會乎臣嘗熟思待敵之策其別有三練兵選將直擣虜巢若勾踐襲吳之師此上策也按兵堅壘內固吾圉止使留幣外絕虜交若晉氏之不與敵和而鑒其宴安江沱之失此中策

也以救災卹鄰之常禮施之於茹肝涉血之深
仇若謝玄之助符丕此下策也用上策則大義
明混一之機也用中策則大計立安強之兆也
用下策則大勢去阡危之漸也臣不知今日之
廟謨其將安出乎顧更化以來生聚教訓未有
勾踐十年之功固未可遽圖一戰之勝於傳有
之攻不足者守有餘夫以堂堂大邦方地萬里
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
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
於此虜而猶事之哉若乃輕信邊臣迎合之言

援醜孽於將亡置世讎而不念非惟忠臣義士
沮氣解體而夷狄盜賊亦將有輕中國心萬一
貽書誚侮我將何詞以應之夫重於絕虜者畏
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
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故臣願 陛下
下勉勺踐之良圖懲謝元之失策則王業興隆
可冀矣其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今之論鞬韞
者類曰猖獗小夷非有囊括并吞之志其論山
東之盜者亦曰蕞爾姦孽不過鼠竊狗偷之謀
抑不思劉石苻姚之興大抵皆出荒裔全齊十

二之險昔人用之嘗以霸強况今中原士民張
張無主使盜亦有道則衆將從之苟得志而鄰
於吾莫大之憂也廼者僞使之來輕舟浮海不
十日而抵邊城舍舟登岸人無知者安知不以
是覘吾之虛實乎臣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
講求攻守之策以逸杜窺覷之心自治之方無
急於此其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今之議者大
抵以虜存亡爲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
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重以邊臣喜爲迎
合或曰韃靼許和矣或曰群盜聽命矣或曰穹

廬還燕有日矣誠使虜命少延吾得以因時修
備豈非至願政恐奔竄敗亡之餘勢必不久皇
皇 鉅宋初非小弱顧乃藉彼以爲安是猶以
朽壤爲垣而望其能禦盜賊也臣願 陛下勵
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毋以虜
亡爲畏則大執舉矣其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
臣聞天難謀命靡常者伊尹所以訓太甲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召公所以戒成王聖賢
言天不過如此未聞曰其星躔某舍則其業昌
某神居某地則其福應也自嘉定更化以來其

偃歲豐民稍蘇息此誠聖德格天之效而溺於
數術者猥曰五福太一實臨吳分審如其言則
治亂興衰皆有天數無關君德豈不悖哉今邊
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爲諛
悅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漢之肇造以寬仁得
民而不在五星之聚晉之郤敵以將相有人而
不在歲星之臨吳矧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
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 陛
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
格天休宗社之慶也其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

臣聞公論國 元氣也元氣瘡萬不可以爲人

公論煙鬱不可以爲國 祖宗盛時用人立政

一揆之衆論而行之以至公故人心說服天下

順治 熙寧之世以新法爲不可行者公論也

王安石違而拂之終以悞國 紹興之際以和

議爲不可恃者公論也秦檜讎而嫉之遺患至

今夫朝廷之舉措是而衆亦是之者治世也朝

廷之舉措非而衆亦非之者亦治世也朝廷舉

措自以爲是而衆莫敢議其非此子思所以憂

衛之君臣也徃者侂冑弄權以威罰箝天下之

口浸淫既久附和成風北伐一事中外共知其非而莫敢言其效蓋可睹矣使併胃能虛心平聽不以先入爲主而惟公論是從則國無佳兵之禍已無僂辱之殃豈不美哉間者使命之出外議譁然從臣爭之館學爭之庠序之士又爭之或者未必不以爲紛紛多事臣獨曰此十數年來所無之氣象聖君賢相優容涵養致此盛事豈易得哉夫天下之大本同一家入主者父也大臣者宗子也大夫士者家之衆子弟也至於庶人之賤亦家之陪隸也父兄有過子弟爭

之子弟有過陪隸言之蓋一家之事休戚實同
凡其第第相規政欲共成門戶之美耳君臣之
義何以異此而自昔惡聞正論者徃徃加以歸
過賣直之名夫欲使士大夫畏避此名務爲緘
默直易易耳不知臣子至情本爲國計何負於
君父而顧嫉之耶深惟今日實公論伸屈之機
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
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今而愈伸若以言
者爲沮事爲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
則公論自今而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

之所繇分故臣於奏篇之終反復極言忘其重
煩 天聽之臯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惟
陛下亮臣愚忠取進止

二

臣恭聞 太平興國中嘗詔諸道轉運司察訪
部下官吏凡罷軟不勝任及黷于貨賄者俾條
上其事狀其清白自守幹局不苛者亦許其明
揚臣仰見 祖宗盛時選用監司付以事權者
蓋欲其公於刺舉使貪懦者無所容而廉能者
有以勸責任之意蓋不輕也自嘉泰開禧以來

公道不行請囑日盛郡縣之官有罪狀彰灼爲
監司者甫欲案劾已求要路之援以自脫甚者
得以施其反噬之計於是刺之權有所不行矣
歲舉之員往往奪於權貴之命孤寒無援者雖
盡心職業不免陸沉之歎膏梁庸駮苟有所挾
則若執券以取償焉於是舉之權又有所不行
矣是以州縣之間賢否不分民受其病今 陛
下更新大化公道昭明浸還 乾道 淳熙之
舊矣獨薦紳間親故請託之弊未能盡革臣愚
欲望 聖慈戒諭中外士大夫相與維持公道

使將指承命者得以展澄清之志而賢不肖有所甄別其於治道豈小補哉

召除禮侍上殿奏劄一

乙酉六月十二日

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焉三綱五常是也夫自高卑奠位而大分已明帝降之衷而善性均有然維持而主張之繫君師是賴故聖人者作躬行此道以標的乎天下君臣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敬父子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親夫婦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別三者正而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正凡使生人之類

各有寧宇不相鬪暴賊殺者此唐虞三代數聖人之功所以與天地同其大也夫所謂五常者亦豈出乎三綱之外哉父子之恩即所謂仁君臣之敬即所謂義夫婦之別即所謂禮智者知此而已信者守此而已未有三綱正而五常或虧亦未有三綱廢而五常獨存者嗚呼是理也其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歟人而無此則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則中夏而裔夷矣臣嘗讀詩至六月之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夫小雅之詩財二十餘篇而

綱常之義略備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賴此而已而至於盡廢焉是自爲夷也四夷交侵之禍安得不以其類至乎又嘗攷觀古昔有當衰微削弱之世而綱常未至泯絕猶足以僅存者亦有治安疆盛之世綱常隨弛卒至於大壞而不可棟者周自東遷日以卑矣然威文出力以獎王室則猶有君臣也諸侯會盟以定世子則猶有長幼也故能擁持虛器尚數百年晉氏之興奄有吳蜀再傳而至惠帝可謂極盛矣而陽德不剛陰慝內熾讒巧交煽國本遽搖諸王跋扈

主威遂奪三綱盡廢而劉石之變興唐至明皇
亦太平極治之日而官闈怙寵黷亂天常姦諛
肆欺潛竊國命兇邪造孽戕伐本支三綱盡廢
而羯胡之難作即晉唐之事以驗序詩者之言
千載相望若合符契有天下者柰何其不監哉
惟我 祖宗繼天立極其於事親教子之法正
家睦族之道尊主御臣之方大抵根本仁義故
先朝名臣或以爲家法最善或以爲大綱甚正
或以爲三代而下皆未之有荷歟休哉 聖子
神孫所當統 七 保持而勿墜也恭惟 陛下天

啓叡明肇膺大寶此正端本澄源之時臣來自
遠方竊聞朝野之論以謂陛下有承順太
母之孝有憂憫元元之仁苟推是心何往非善
獨不幸處天倫之變有未盡其道者雖棣華之
愛方篤而布粟之謹遽興流聞四方所損非淺
夫一政之行一令之出苟乖於理害且隨之綱
常大端是謂人極人極不立國將柰何且民無
嘗情惟上所導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
長而民興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遜一
國興遜蓋情雖無常而性則本善倡之則應作

之則興故慈孝隆於上則下有忠順之風愛敬
虧於上則下有陵犯之俗影響相從至爲可畏
伏惟 陛下深懲往悔而思所以補過者焉夫
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 陛下欲報 先皇之
大德則繼志述事所當先衰麻之數哭踊之節
其次也欲報慈闈之至恩則先意承志者不可
後滫瀡之奉跪拜之恭其末也兢兢朝夕惟實
德是克惟大政是習使朝廷以治而宗社以安
則子道修矣誦二南正始之詩而思異時之擇
配者不可不謹玩大易正家之義而思平居之

反身者不可不嚴近而九族必有以廣親睦之
仁內而六官必有以示肅雍之化則家道正矣
委任臣工者人君之大體躬親聽斷者人君之
大權二義並行初不相悖必使政令出於公朝
而絕多門之私威柄歸於王室而無倒持之失
則君道立矣子道修者仁之本家道正者禮之
源而君道之立則又天下大義所由定 陛下
儻能明此三者而行之一本於誠則不求感人
而人自孚不求正俗而俗自化姦雄不得爲辭
以動衆夷狄不得伺隙以生心治安長久之計

無越諸此臣以迂踈設蒙召擢實在春官實掌
邦禮深惟治亂安危之本豈在玉帛鍾鼓之間
故於進對之初首以大經大法爲 陛下告狂
愚無取惟 聖明擇焉取進止

貼黃臣所謂處天倫之變未盡其道者蓋以
大舜之事望 陛下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爲
事舜爲天子則封之孟子推明其指曰仁人
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
矣夫以象之不道而舜親愛之心曾不爲之
少衰此其所以爲人倫之至也然象雖封庫

而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之而納其
貢稅不得以暴其民此又仁之至義之盡可
以爲萬世法也況齊王之於 陛下其屬爲
凡而雪川之變迫於群兇非出本志前有避
匿之迹後與討捕之謀情狀灼然本末可者
陛下儻能以舜愛象之心而全之又以舜封
象之法而處之使有富貴之娛而無尺寸之
柄則 陛下之所爲即舜之所爲矣綱常獲
全聖德無玷書之史冊揚休何窮臣竊惜
陛下之不思出此也今事無所及矣故臣輒

進補過之說冀陛下力行衆善以捨前非
庶幾異時不失爲我宋盛德之主此愚臣之
願亦天下之願也臣又竊觀雍熙秦邸之
事方其有罪不免降遷及其薨亡不廢恩卹
故有追封之典賜謚之榮下至諸子俱蒙遷
擢當時宰臣稱頌太宗皇帝之德以爲睦
族推慈舍罪卹孤足以感動天地今濟王之
亡也自輟朝卜葬之外未之聞焉意者群臣
未有以太宗之事告陛下者臣不避誅
戮敢冒昧言之伏願明詔有司考求雍

熙故實斟酌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然興
滅繼絕之仁在 陛下爲之何不可者扶綱
常於幾墜全恩義於已虧天地神人之心亦
將有以亮 陛下矣臣區區獻言非爲親王
計益爲 陛下計也丹衷皦然可質天日惟
聖明賜察

二

臣竊惟今日求治之要莫難於得天心亦莫難
於收人心然天人非二致也得人斯得天矣在
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

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當 元祐初

二聖臨朝聽政四夷稽首請命西羌夏人降附

相尋而黃河北流有復禹舊迹之勢天下曉然

知上意與天合蘇軾推明其故以爲此 二聖

躬信順以先天下之功也夫無一事不當於天

心乃可言順無一事不孚於人心乃可言信今

陛下躬親庶政內稟慈護以時攷之甚似 元

祐而求之於天則震電雨雪繼見於冬春星文

變異洊形於邇日求之於人則忠義之旅反側

未安朝野之民咨歎未息意者 朝廷之舉措

所以信服乎人心者有未至歟人心之未信此
天心之所以未順也夫是是非非之理本諸天
道而著在人心不以古今而存亡不以智愚而
增損上之所爲一與理悖則雖加刑僇而不服然則
上之所爲一與理合則不待教令而自孚
今日人心之未信者果安在耶成王之命君陳
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孔子
答哀公之問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
直則民不服蓋立政用人未有不參稽公議而
能厭服天下者 祖宗盛時凡有大政必采群

言 太平興國中秦邸之事作太子太師王溥
等議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
大事之不可輕也廼者雲川之變眎昔畧同而
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者此人情之所共惑
也 康定 慶曆間簡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
流宰臣呂夷簡至忘讎薦進以重任之不可輕
也往者淮蜀二閩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今
其效亦可覩矣而除目游放僉論之不同猶昔
也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其在公朝何惜不與
衆共以求至當之歸乎且廟堂之上所以廢僉

諧而任獨見者不過惡聞異論而已抑不思事
未行而有異論吾猶得以參酌可否而惟是之
從事既行而有異論則國體已傷而救無所及
朝廷施爲動關理亂嘗試之誤豈容數耶臣願
自今國有大議 陛下虚心於上使群臣各得
盡言於下大臣至公無我而詳擇其中至於簡
拔材能以任重任亦必以公論爲主此今日收
人心之一事也賈誼有言慶賞以勸善刑罰以
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於
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今之賞罰其未能

允愜衆志者毋乃有未適其平者乎夫難平者
事也惟任理無情而付輕重於物然後施置得
所而人莫得而議焉今有功同而賞異者問之
則其厚者必某人之所主也其薄者必孤寒而
無援者也又有罪同而罰異者問之則其輕者
必某人所主也其重者必疎逖而寡與者也
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
之無心而可使一毫私意介其間乎諸葛亮偏
方之佐爾而其言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
重故當時之臣有爲其廢絀者不惟無怨而且

思焉况堂堂天朝誠能以至公之心行至平之
政則予奪所加誰敢不服惟 陛下常存此心
而摠綱於上大臣常守此道而持衡於下賞一
人必使凡爲善者勸罰一人則使凡爲惡者懲
此今日收人心之二事也夫官之失德以寵賂
之章其在昔人以爲至戒當 乾道淳熙間有
位于朝者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于外者以苞
苴入都爲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恠陸贄有言
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
不已必及金璧由今觀之豈止是哉新巧相夸

而無窮誅求橫出而罔極於是軍民之膏血竭
盡而亡餘矣怨讟繁興日以滋甚然貴臣邇列
非必有利之之心徃徃藉其名以事侵刻者大
抵皆是利歸私室怨萃公朝抑何便而莫之止
也今誠欲息天下之議惟在 朝廷曉然示人
以屏絕之意甚者反其物而梟其人則心迹暴
白而假託以自私者不得肆矣正已示儀之方
孰先於此仍願斷自 聖心誕降明詔以儆中
外俾皆條除貪暴砥厲廉隅惠綏兵民銷弭怨
疾此今日收人心之三事也 朝廷之規摹欲

其廣大不欲其褊狹治世之氣象欲其寬裕而不欲其迫蹙商民之胥動浮言君可忿疾而盤庚方且登進在庭丁寧開曉藹然如家人父子之親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亦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又曰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夫以怨詈殺人周公之所畏也獨柰何其輕犯哉曩者以訛言之籍籍於是有譏呵之令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僇焉而人愈駭矣傳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自譏呵之令行都城之民搖手相戒有

道路以目之風此何等氣象而見於 聖明嗣
服之初乎夫峻刑而重罰本欲以一衆心而不
知人情之疑懼則其心之不一正自此始不惟
是也 朝廷布群材於列位夫固賴其言以相
正也而選儒成風精銳銷奕朝有闕政則拱嘿
弗言而私嘆于家朝有過舉則進焉導諛而退
竊非議尊君親上人情所同本心昏迷何至於
是亦由誘導未至而猜阻先形人思苟容誰敢
自竭且自 孝宗以來臨御未幾即下求言之
詔訪問所逮下至芻蕘今詔旨之頒旣徐徐數

月之後而僅止官吏罔及士民方明目達聰之
初遽示人以弗廣何以昌士氣何以達下情是
宜播告雖修而人以虛文視之也今誠欲慰天
下之望惟當開廣規摹昭示德意解煩苛之網
闢寬裕之塗而又式循舊典載播綸音章布之
微咸許論事庶幾憂虞者得以自安忠直者得
以自奮此今日收人心之四事也古今天下最
易失者莫如人心而最易感者亦莫如人心轉
移之機殆類反掌今中外恫疑遠近咨怨非大
有以慰安之臣恐携離日甚一或騷動將有不

可收拾之憂此羣臣之所共知顧恐度所惡聞
未有以實告于上者爾然臣區區豈欲朝廷
專尚姑息苟為噓濡以悅之哉惟公惟平惟正
惟大一循天下之理而不雜以一己之私易之
所謂信順者如是而已惟陛下與二三大臣
深體而力行之則天人之助將有不求而自應
者元祐之治豈難致哉意切言狂伏俟威譴

二

臣聞敵國外患自昔有之根本安強形勢鞏固
則敵雖盛而不足憂根本單虛形勢削弱則敵

雖微而有足懼臣觀今日近有金虜遠有人
狡焉窺覩意在叵測而淮堦之變尤駭聽聞群
情方挫未易底定蓋嘗深思熟計竊以爲聚正
人端士於朝廷使之盡言補過者此內固根
本之方也布賢牧良將於方維使之養民訓兵
者此外固根本之要也根本強則形勢張矣古
之有國者以人材爲輕重故一干木足以藩魏
一季梁足以安隋厥效甚明不可誣已今朝
廷之上紳縷濟濟夫豈乏人然敏銳之士多於
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慷慨敢言者少故正

論罕聞廉退自重者少故士風弗競 陛下嗣
服之初嘗以耆艾而褒傅伯成楊簡矣以儒學
而褒柴中行矣近復以恬退而用趙蕃劉宰矣
海內聞風孰不欽嘆然前乎三臣雖加異數而
聘召未聞是有優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至
於直亮敢言有如陳宓徐僑者非特召擢未加
雖褒寵且莫之及此議者所謂弗滿也 陛下
誠欲收用賢之效臣願處伯成簡於內祠置中
行於經幄若宓若僑擢之言論之地且益求其
類而招徠之使華髮舊德之良清名峻節之彥

我冠委珮畢萃於朝廷 陛下開心見誠俾之
條陳闕失大臣虛懷無我與之商榷事宜毋磨
以好爵而言論不從毋隆以虛文而情意弗浹
則賢者之所有皆爲朝廷有矣如是而內之根
本弗強非所慮也趙簡子將保晉陽必先有以
寬其民之力李牧將攻匈奴必先有以養其兵
之銳今四方長人之官撫字不聞而叨饋日甚
萬金之產或一朝而白奪累世所積或微罪而
沒官夏秋之賦輸納至于再三關市之征苛細
及於毫末鞭笞雜下而燕笑自如膏血已殫而

溪壑未滿以此買官職以此廣田廬於是乎民
貧至骨矣諸道揔戎之帥訓肄不動而培克是
務自偏裨以至士卒其家貲稍厚者必使之治
貨財非優之也蓋幸其負課而掩有也其廩給
稍豐者必以之供役使非親之也蓋利其捐金
而求免也軍中相語以酒壚藥局爲籍貲產之
娣媒謂當其事者必不能自免也田易房廊爲
陷子孫之坑穽謂其身雖死而監督至於無窮
也主帥剝偏裨偏裨剝隊伍有日給千錢而不
足衾絮者有月稟數斛而不飽糟糠者以此飾

苞苴以此買歌舞於是乎兵貧至骨矣嗚呼兵
民俱病一至斯極此何時而莫之拯耶臣願

陛下明詔輔臣一新黜陟用廉仁之守而去貪
殘任賢能之將而斥暴橫使之視民如子卹軍
如家崇飲水食檠之風均挾纊授醪之惠俾人
有生意而士有奮心如此而外之根本弗強非
所患也漢人有言本強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
殆致凶爲邪謀所陵臣觀方今之執可謂弱矣
司馬光嘗謂 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
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邇日之事何以

異此不亟圖之則紀綱日以陵夷風采日以銷
鑠駸駸焉將有不可復振者此臣所以痛心疾
首思有以爲 陛下告也今區區所陳實轉弱
爲強之本惟 朝廷不以爲迂而采用之則其
效有可以歲月期者詩曰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臣不勝惓惓

得聖語申省狀

證會某今月十二日上 殿奏事未出劄子先
秉笏叙謝蒙 恩召除得面 清光蒙 宣諭
曰父聞卿名下有二語偶不記憶讀至第一劄

貼黃口奏自古聖人無不盡倫而舜獨爲人倫之至者緣其他帝王皆處人倫之常獨舜處人倫之變故也處人倫之常者易處人倫之變者難宣諭曰何謂人倫之常某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人倫之常也子孝而父不慈兄友而弟或不恭此人倫之變也人孰無父母而舜則父頑母嚚人孰無兄弟舜之弟象則傲人孰無夫婦舜則以匹夫娶天子之女此皆人所難處者而舜能處之各盡其道所以爲人倫之至宣諭曰烝烝乂不格姦某奏此乃舜以至誠篤

孝感動之效也如象至爲不道然舜親愛之心
不爲少衰惜 陛下之處濟王不如舜之處象
蓋舜不以象欲殺已爲怨而封之有庠旣不失
友愛之恩又使吏治其國納其貢稅象不得一
有所爲雖有雲民之心而無所施所謂仁之至
義之盡也若 陛下所以處濟王者亦如此豈
不盡善盡美 聖上正色宣諭 朝廷之待濟
王亦可謂至矣某奏 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
所不至天下之人莫不知之但若謂此事處置
得盡善臣實未敢仰承 聖訓 陛下不必看

其他只省舜之處象者如彼 陛下之處濟王

者如此其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所為當以二
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
以為法 陛下所以待親王者既有媿於舜終
是欠闕處蒙 宣諭曰亦是一時倉猝其又奏
此乃既往之咎臣本不當言所以言者只欲

陛下知得此是一大欠闕處自此益進聖學益
修聖德凡處人倫之際曲盡其至庶可揜蓋前
失異時為有 宋盛德之君此臣區區之心也

且如漢文帝亦不幸有淮南王之事只緣文帝

所為可稱處多淮南王之死又不出其本意所以不失為漢之賢主然不免有此一玷不如無之為愈今陛下處此一事既有媿於舜自今處他事當益加勉勵必無媿於舜可也古之聖人亦不能無過但能補過則其過也如日月之食其更也如日月之復不害其為聖人玉色微有喜意讀至第二劄尾某奏曰人心之所在即天心之所在宣諭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即此意也讀至第三劄陛下誠欲收用賢之效臣願處伯成簡於內祠置中行於

經幄其奏朝廷之上不可無華髮舊德之臣不
獨人主賴老成之益朝列新進之士亦得有所
矜式又奏陛下方留心典學若召伯成簡中
行三人置在朝廷特賜顧問所益必多如臣
晚學恐不足仰裨聖德宣諭曰賢者在朝所
益非淺又奏伯成簡皆年逾八十人謂雖召之
必不來臣謂陛下若至誠招徠之豈有不至
之理縱使不來必能因囊封以忠言上達其益
亦自不少宣諭二人何處居其奏揚簡四明
人傅伯成泉南人讀至四方長人之官撫字不

聞叨憤日甚一段 宣諭曰監司郡守如何無

一廉者其奏豈可謂全無人但廉者少而貪者

多愛民者少而害民者多耳又 宣諭曰然則

何以革之其奏若 朝廷於用舍黜陟之間示

人以意廉者用而貪者黜愛民者用而害民者

黜使士大夫知所勸懲則此習何患不革又

宣諭卿曾見有何廉吏其奏臣自湖南來所過

州郡但見知袁州趙鼓天一介不取真廉吏也

又奏將帥掎克軍士因依 宣諭曰直恁地又

曰軍心尤不可失讀三劄畢蒙 玉音溫然賜

諭卿所陳三劄皆忘讜之論當即為施行某奏
謝再拜訖退

論初政四事

乙酉七月為
禮侍日上

臣竊聞陛下廼者消選剛辰移御清燕非特
恬養神明之觀抑且稍正官寢之儀臣子之心
不勝慰幸然區區之愚有欲獻於陛下者不
敢自嘿恭惟高宗皇帝受命中興再造區夏
六飛南渡駐蹕錢塘其與前世之君筭路籃縷
以啓山林披攘荆棘以立朝廷者殆無以異其
艱其勤可謂至矣孝宗皇帝嗣守丕緒志清

中原二十八年之間蒐攬賢材厲精聽斷未嘗
一日少懈用能保固大業垂萬世無疆之休今
陛下所御之宮庭即 二祖儲神閒燕之地也
仰瞻楹桶俯視軒墀當若 二祖實臨其上念
昔者初守之惟艱思今日繼承之匪易則兢業
祇懼其容少忽乎漢文帝有言朕奉先帝宮室
常恐羞之惟其以是存心故能終身爲恭儉之
主兩漢之賢君莫先焉此臣之所欲獻者一
陛下前所居處密邇東朝唯思曲盡人子之恭
其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暨乘輿服用之需

願指使令之便必將浸備於昔臣知聖性恬淡固非外物可移然以一心而受衆攻非卓然剛明弗惑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然則將何道以處之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理義之與物欲相爲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爲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諂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理義常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

此臣之所欲獻者二三年之喪行於宮壺非獨
衰麻在躬而已哀慕之存於心者不可頃刻忘
憂感之形於色者不可斯須已古者卒哭而廬
居小祥而堊室今雖未能如昔然居處之制不
可不極其樸素也古者服喪非有疾不飲酒食
肉今雖未能如昔然饗人太官之供不可不極
其菲儉也古者終喪不處于內今雖未能如昔
然防微謹獨屏遠聲色不可不極其嚴也食則
見先帝于羹立則見先帝于墻庶幾不負
罔極之恩丕昭純孝之實儻因移御之適凡所

以自奉者少異於居喪之儀則雖衰麻在躬猶
不服也此臣之所欲獻者三 陛下前者日侍
慈明兩宮之情常歡然而無間今視膳問安之
敬雖無改於昔而其見則有時矣此正 陛下
深留聖心之日也古之事親者聽於無聲視於
無形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也况 皇太
后親舉神器以授 陛下同聽萬機曾未數月
褰裳去之如脫敝屣隆恩厚德與天地無極
陛下將何以報之乎然則恭勤之禮孝養之誠
當有加於前日可也至於兩宮侍御之臣恩意

當使如一蓋愛親者及其犬馬况左右使令者乎厥今群臣萬民之命繫於兩宮慈孝交隆於上則群臣萬民皆有所恃以爲安而兩宮侍御之臣亦得以保其富貴此臣所欲獻者四臣猥以不材叨脩勸讀比者親承 聖訓苟可裨益朕躬毋或有隱 陛下之虛懷求助如此臣其敢以淺陋自解乎用是輒陳其愚冀補萬一惟聖明擇焉取進止

貼黃臣竊惟古者平旦視朝以爲常度蓋人主與天同運故必與日俱出以臨照百官則

陽德宣昭政機無壅 先皇帝每旦御朝率

在卯辰之間臣侍螭坳二年實所親見 陛

下始初清明正厲精庶政之日而晨興聽事

乃頗後於 先帝之時正使寓內晏寧猶恐

示人以怠况中外多虞之際乎孔子曰昧爽

夙興正其衣冠平旦眡朝慮其危難一物失

理亂亡之端惟 陛下深味斯言自今臨朝

必以日出爲節予以法乾健而體離明通下

情而達民隱實初政之首務也臣僭帥有陳

仰祈矜貸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五

對越甲藁

得聖語申後省狀

證對某今日十四日輪當進讀 三朝寶訓因

有奏事劄子先就經筵展讀至念昔者躬守之

惟艱思今日繼承之匪易某奏云 陛下今日

居處之地即 高宗 孝宗居處之地也居

祖宗之宮室當思 祖宗之艱難朝夕兢兢不

忘祇懼庶可保守鴻業 玉音云祖宗基業為

人子孫自當兢兢保守讀至以一心而受衆攻

非卓然剛明不惑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 王

音云當察於微芒又讀至理義之與物欲相為

消長者也某奏云理義謂仁義禮智之良心物

欲謂聲色貨利之屬義理上進得一分則物欲

上減得一分真積力久純乎義理則物欲自然

消盡 王音亦謂知得義理物欲自不能惑某

奏 聖訓極是今人未知義理直將聲色貨利

作性命看欲得之心其熾如火纔見得義理分

曉其視聲色貨利如避烈火如逃猛獸何敢更

近之乎讀至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

自得之樂某奏云人主如能垂精問學則所聞者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言所講者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聖賢雖遠常若與之從容遊處天下之樂何以過此 玉音云朕在宮中無他嗜好只是讀書寫字讀至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某奏云敬之一字乃聖賢宅心之至要人主能持心以敬則平居肅然常若神明在前非僻之念無自而入詩所謂不顯亦臨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皆此理也 玉音云戒謹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不欺闇室亦此意否某
奏正是此理闇室屋漏乃常情易忽之地故聖
賢謹之又讀至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
聞諂邪不得而惑某既舉程頤之說以奏又云
君子小人將何分別惟日進規儆之言使人主
有歎然不自足之意即是君子日進諂邪之言
使人主哆然有自肆之意即是小人 陛下以
此觀之則君子小人之實判矣 玉音云極是
讀至 陛下前者日侍慈明兩宮之情常歡然
而無間今視膳問安之敬雖無改於昔而其見

則有時矣某奏云臣所陳四事第四條尤爲切
要不審 陛下知臣之意否 玉音云深曉卿

意又云朕朝夕太后之側本不欲遷過此以

太后聖訓再三勉承聖訓讀至恭勤之禮孝養
之誠當有加於前日 玉音云朕受 太后大

恩何敢不盡其孝某又舉治平間事謂今雖未
有此當潛消於未形之先且云臣此段緊切處
只在孝恩二字而已願 陛下深留聖心 玉

音云極是讀至貼黃曾展興聽事乃頗後於先帝

之時某奏云 陛下在官中起甚蚤視朝却覺

稍晚 玉音云朕視朝只依 先帝時某奏比

先帝差晚願 陛下自今視朝以日出爲節庶

幾延訪群臣可以從容 上首肯奏畢 玉音

云卿今日所陳甚切某退至簾下再拜謝恩訖

進前展讀寶訓睦親門某奏 太祖之友愛

太宗前古所未有其言晉王龍行虎步生時有

異必爲太平天子則異時傳授大位之意已見

於此自堯舜揖遜之事不見於後世有天下者

未有不私其子 太祖非無子也燕秦二王非

不可以託宗廟也乃不私其子而以與其弟蓋

知 太宗神武英特天命所屬必能身致太平
故也堯舜之不傳子以丹朱商均皆不肖之故
太祖此舉又有光於堯舜矣其後 太宗果能
混一區宇濟世治平 太祖可謂能為天下得
人 太宗可謂不負所託 上首肯之讀至涪
陵公廷美卒其奏秦王之事 陛下曾知其本
末乎 王音云秦王似亦無大過其云容臣敷
奏因具陳其所以然之故又讀至 真宗為皇
太子一段其奏 真宗既正儲宮埃班慳次自
合與親王異處而乃極其懇請願仍舊貫 太

宗嘉其孝悌遂從其請臣聞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蓋親親而後能仁民未有不親親而能仁民者真宗惟其天資孝悌是以即位之後專行仁政異時契丹犯邊宰臣寇準欲以王師邀之境上使隻輪不返真宗惻然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不欲多殺此一舉全活南北生靈不知其幾千萬計其源則自孝悌中出上變容首肯又讀至卷末某奏自古帝王盛世未有不以親親爲先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皋陶謨曰篤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伊尹作伊

訓以告太甲亦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
邦終于四海周家忠厚內睦九族則詩人歌之
周室道衰棄其九族骨肉相怨則詩人刺之惟
本朝 祖宗以來以親親爲家法其於皇枝帝
胄恩意甚備如此卷所載皆 陛下之所當法

若 太宗之於秦王乃是處人倫之變而矜憐
惻怛曲盡其至如此尤 陛下所當法某因誦
太宗聖訓曰朕以同氣之親不忍致於法又曰
以廷義之惡豈當如此但骨肉之情有所不忍
耳某奏觀此則知親親之恩不可以有罪廢

上亦首肯所得

聖語須至申聞者

是日讀至其原皆自

孝悌出又讀楚王元佐一段奏云楚王乃太

宗長子真宗之兄以疾不得立真宗即位

屢加封拜待遇之禮極其優厚及奏周室道衰

下數語此三節皆為之動蓋聖心明悟如此又

讀理義常為之主物欲不能奪奏云一州有一

州之主一縣有一絲之主若州縣無主則盜賊

主則物欲不能入物欲為主則理義不能入

嘉納亦

謝獎廢吏奏劄八月十七日

臣今月十六日伏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五日

三省同奉御筆近真某奏事朕因訪問廢吏

某以知袁州趙錫夫對朕惟獎廢所以律貪亦

庶幾化貪爲廉之効以惠吾民趙錢夫可除直
祕閣與監司差遣劄送臣者伏念臣比叨召札
入對便朝具陳生靈耗斁之由皆本州縣貪殘
之故淵衷有惻天語載詢欲知廉吏之姓名以
備聖時之采擇念頃過宜春之境頗嘗聆守土
之賢百口自隨惟祿是仰一介弗取其節可稱
遂以所聞冒陳于上退而竊省尚有當言若崔
與之帥成都但載歸艗之圖籍揚長孺守長樂
罔侵公帑之圭銖皆最爲當世所推乃不能悉
數以對方重愚臣之休惕忽傳宸筆之褒敷當

九重厲精思治之秋正四方視儀聽唱之日一
守臣之蒙擢殆若細微百執事之鄉風孰不興
起祇承命告倍切忻愉汗吏革心實關公道瞽
言獲用豈曰私榮願承明詔之作新更廣宸聰
而咨訪循良未舉蓋宏封密之規貪濁當懲可
廢烹阿之典乃若澄源而正本尤先昭德以塞
違使清光之化首倡於朝廷而廉恥之俗交
興於中外庶幾民生日厚邦本弗搖此下臣獻
替之微忠抑初政施行之急務敢因奏謝僭有
敷陳伏乞 睿察

故事

故事

癸酉七月二十一日進

高宗日曆建炎三年六月二日巳酉宰執進呈
次 上曰太史奏久陰霖雨不止占爲陰盛下
有陰謀霖雨者人怨所致早晚差寒天道不順
寒陰反節朕觀晉史天文志備言其證恐失其
當以召天變

臣聞災異者天地之戒也古先哲王嚴於自
儆故其遇災也常以爲人事之所召後世之
君樂於自恕故其遇災也常以爲天數之適

然治亂存亡之分未有不基於此者恭惟

高宗皇帝勤勞恭儉紹開中興憂閔元元力

行仁政求諸當時未見闕失而又陰霖雨之

變惕然自省遽以爲人怨之所致大哉聖言

可謂深知天人相與之際矣臣伏觀春夏以

來淫雨過度都城之內細民失業近畿諸邑

山裂水涌淪胥以死者不可勝計仰惟 陛

下畏天敬民無媿前聖固宜殊祥異瑞史不

絕書而謹告諄諄與事戾何耶臣伏而思

之此殆吏刻急而民咨怨之所致也夫朝廷

張官置吏凡以爲民改法易令亦以爲民而
今長人之官能布宣德意勤恤民隱者何其
甚寡而依勢作威倚法以削者何其紛紛也
假稱提楮幣之令而科率齊民借摧抑兼并
之名而破壞富室期會峻於星火爭利極於
錐刃於是捃歛興而民始怨矣不窮告訐之
虛實而廣事株連不原情犯之重輕而例行
拘籍甚而父子銜寃赴井相踵立墳何辜亦
沒縣官於是刑僂繁而民始怨矣夫天之與
人本同一氣故有匹婦非辜而赤他千里者

况民生瘳瘳如此天豈不爲之動乎臣願
陛下以昊天孔明爲不可忽以皇祖有訓爲
不可忘日與輔拂之臣講求寬大之政亟下
明詔申教有司蠲除煩苛與民休息若是而
災害弗除嘉祥弗應者非所聞也臣不勝倦
倦

故事

癸酉八月二
十七日進

通鑑唐德宗紀初安史之亂數年間天下戶口
什亡八九州縣多爲藩鎮所據貢賦不入朝廷
府庫耗竭中國多故戎狄每歲犯邊所在宿重

兵仰給縣官所費不貲皆倚辦於劉晏晏安以爲
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
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
之狀白使司曹則貴糶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
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
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
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
常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
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爲轉運使時
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其

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臣聞諸大學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
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
則民聚自古迄今未有人心失而財可恃者
亦未有不卹其民而可以豐財者聖賢之言
炳若星日萬世不能易也劉晏在唐雖未足
以語此然猶知養民為理財之本出入斂散
亦皆有法歲豐且穀賤則傷農故必高其價以
糶歲饑穀貴則傷民故必下其價以糶凶荒

始兆先期賑卹用物雖約所濟者多以故民生安業戶口蕃息歲入之賦至於數倍夫晏以一有司粗知財用之本末猶能致利若此况爲天下者誠能究大學生財之義一意務德以養民其效可勝計哉臣觀近世所謂善理財者何其惰乎此也元元已病而科歛日興不知皮將盡而毛亡所傳也出新巧以籠愚民苟邀倍稱之入不知朝四暮三之亡益也孟子曰我能爲君實倉廩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夫以劉晏之術而

槩諸孟子之言已未免爲聖賢罪人矣而今
之有司則又晏之罪人也惟聖明之君忠智
之臣亟思其本而改圖之寔天下幸甚

故事

甲戌三月初七日進

元祐元年司馬光等言王者設官分職居上者
所總多故治其大要居下者所分少故治其詳
細此理勢之自然紀綱所由立也是以周官小
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
則專達凡宰相上則啓沃人主論道經邦中則
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阜安百姓興利除害

乃其職也至於簿領之差失期會之稽違獄訟
之曲直胥史之遷補皆郎吏之任非宰相所宜
親也故人有言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
者亦不能見目睫言詳於近者必略於遠謹於
細者必遺於大也今尚書省事無大小皆決於
僕射僕射自朝至暮省覽文書受接辭狀未嘗
暫息精力疲弊於米鹽細故其於經國之大體
安民之遠猷不暇復精思而熟慮恐非朝廷所
以責宰相之事業也竊以六曹長官古之六卿
事之小者豈可不令專達云云詔從之

臣竊惟司馬光之言古今之至言也昔陳平不答錢穀斷獄之問以爲當責之內史廷尉唐太宗不以詞訟細務煩宰相而屬之左右丞若平者可謂知宰相之職太宗可謂得任相之道矣臣觀近世以來中書之務日繁應酬剗決幾不暇給豈有他哉蓋六曹長貳不能自舉其職而諉之朝廷朝廷之尊不免下行六曹之事故也厥今天下所當經畫固非一端而安危利害之大者莫邊政若也蓋夷狄方爭中原雲擾事變迭出胡可勝窮或強

胡崛起何以爲控制之方或弱虜瓜分何以
爲撫馭之術或羣雄角立必思所以待之或
流民輻湊必思所以處之至若將帥之多庸
材軍旅之多弊政財用衰耗而未贍士卒愁
歎之未銷凡此數端所當汲汲講求如拯焚
溺其可以區區細故奪之乎昔 紹興中吏
部尚書孫近請詔大臣凡所以靖中原攘夷
狄者日夜講究而常程之事付之有司上曰
要當遴選尚書侍郎使之專決大哉聖言可
爲萬世法臣願深詔 朝廷舉行六曹專達

之制如 元祐大臣所陳選擇群工分釐衆
務如 紹興之聖訓則紀綱立而事功成矣

故事

甲戌七月
十一日進

漢宣帝地節四年九月詔曰朕惟百姓失職不
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
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
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
鹽賈

臣竊惟宣帝可謂卹民之深慮民之至矣其
疾苦則遣使者循行以問之災害則振貸之

至於鹽直之貴似未深爲民害必詔有司損其賈而後已蓋元后民之父母也孩提乳哺少失其節皆父母之責困窮惻獨一失其養皆元后之辜 陛下愛民之深慮民之至不減漢宣而近歲以來吏以擊搏震撓爲功不知以護養撫柔爲本營私煩擾殆匪一端邇者又聞郡國守臣侵牟規利有薪芻諸物官爲列肆以自售者於是物賈驟騰而細民不勝其困矣有盡拘商鹽酬之以楮而官自出鬻責民以錢者於是鹽直暴踊而人爲之淡

食矣吁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今日邪昔陸

贄有言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

其本傷本傷則枝葉顛悴而根抵蹙定拔矣贄

之斯言可為永鑒臣願明諭輔臣盡斥天

下貪殘之吏其尤亡狀者施之以流放不齒

之刑毋但削秩免官而已仍命詞臣推原德

意降一詔書丁寧訓飭俾天下曉然知聖

主加惠元元之意去苛猛而趨忠厚此培植

邦本之先務惟陛下深留聖意海內幸

甚

故事

甲戌八月
十七日進

慶曆三年元昊遣使來所要請凡十一事諫官
歐陽修言元昊再遣使人至闕和之與否決在
此行竊計廟謨合思成筭

云云

臣見漢唐故事

祖宗舊制大事必須集議蓋朝廷示廣大不欲
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彊故舉事多臧衆心
皆服自兵興以來常祕大事初不使人知及其
處置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采大公之議收
衆善之謀待其都無所長自用廟謨固亦未晚
其元昊請和事伏乞於使人未至之前集百官

廷議慶曆四年邊奏契丹修天德城及多建堡寨知制誥田況意虜蓄姦謀乃上疏曰朝廷予契丹金帛歲五十萬朕削生民輸將道路疲弊之勢漸不可久而近西羗通款歲又予二十萬設或復肆貪瀆再有規求朝廷尚可從乎臣至愚每念至此則惋歎不已矧兩府大臣皆宗廟社稷天下生民所望而繫安危者豈不爲 陛下思之哉每旦垂拱之對不過目前政事數條而已非 陛下所以待輔臣非輔臣所以憂朝廷之意也有唐故事肅宗以天下未乂除正衙

奏事外別開延英以諮訪宰相蓋旁無侍衛獻
可替否曲盡討論今北虜桀慢而河朔將佐之
良愚甲兵之善窳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弊軍
政之是否財糧之多少在兩府輔臣實未有知
之者萬一變發所忽制由中出少有差跌則事
不測矣願因燕閒召執政大臣於便殿從容賜
坐訪逮時政專以虜患爲急則人人唯恐不知
以誤應對事事唯恐不集以孤聖懷日夕憂思
不敢少懈同心協力必有所爲今不此之務而
日以委瑣之事更相辦對議者羞之

臣竊考是時元昊以力屈請和朝廷舍塔撫
納宜無後悔而歐陽修方欲舉行集議以收
衆善之謀契丹修建城堡未必真有窺覷之
計而田況遽請咨訪大臣專以虜患爲急蓋
情之難知莫如夷狄事之至重莫如甲兵過
於慮危然後不危深於防患然後亡患此二
臣所以惓惓納忠而不敢默也今西北小夷
日益猖獗萬一有夾攻之約而歸我舊疆有
通好之言而邀我歲賂或從或否比皆繫安危
此吾之當慮者一也元頽遺種鼠竄汴都外

有疆敵之馮陵內有群寇之侵迫或帥其醜
類奔突南歸或乞師藉糧析爲已援有一于
此處之寔難此吾之當慮者一也彼之四鄰
因其危蹙必皆規拓土疆設或夏人乘虛遂
據秦隴我之西北復接疆鄰右吾左豈易
爲力此吾之當慮者三也九此三患特其大
端若乃輻湊之流民縱橫之群盜處之亡素
皆足以蕩搖邊鄙爲根本憂後患多方尤難
豫料以今日事執而較諸慶曆之時人材孰
多財用孰裕其爲可慮殆有甚焉而廟謨沈

深獨運惟隆未嘗采群下異同之言所廷奏
事數刻輒退未嘗有便坐從容之議此臣之
所未諭也修况之在慶曆皆為名臣而其
論又頗切於今日故臣敢采之以獻伏惟
陛下深味其言而亟行之實天下幸甚

奏狀

江東奏論邊事狀

丙子十二月十二日上

臣至愚極陋蒙陛下選權將漕江東朝夕之
所盡心不過州縣間常事未足仰報大恩今事
有關於宗社之安危國家之休戚職有常守在

臣雖不當言而其義則有可言者昔歐陽修以知制誥出爲河北轉運使嘗請與聞兵事仁

宗許之臣雖於修無能爲後然亦由詞臣出使

且以轉餉爲職則邊陲利害臣敢避晉越之罪

畏縮不言臣竊見金虜自失國南遷其勢日蹙

比者鞬靽與西夏并兵東出潼關深入許鄭虜

庭危迫之狀見於僞詔所云近復傳聞敵兵攻

圍都邑游騎布滿山東雖探報之辭不無同異

要其大勢以河南數州僅存之地而抗西北二

國方張之師加以群盜縱橫叛者四起土傾魚

爛厥證具形括馬敷糧公私並竭交鈔數萬僅

傳一餐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

叛遼在 政和之四年甲午歲其滅遼也在 宣

和之七年乙巳歲是冬即犯中原臣竊謂今日天下之勢

無以異 政宣之時 陛下所以自治其國與

外禦夷狄者亦宜以 政宣為鑒夫以皇皇

鉅宋八葉重光至于 政宣蓋太平極盛之日

使 朝廷之上知守成之惟艱無難之可畏惕

焉戒懼以祈天永命為心親信仁賢修舉德政

則國勢屹然有泰山磐石之固雖百女真其何

能爲不幸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
本根旣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
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 二聖荼毒
我蒸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
也今將戒前車之覆求神器之安其道非他願
以 政宣爲鑑而已臣嘗妄論 政宣致禍之
由其目有十夫君臣相較維是幾安股肱不良
萬事隳壞其在虞廷猶以爲戒自蔡京倡豐亨
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
上心奢靡蠹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

貢毒遍東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以娛群臣
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
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易曰師正文人吉又曰
師出以律否臧凶言總師必得老成厚重之人
用師必有節制訓齊之律反是則凶也自童貫
高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陞級
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
卹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
其失二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
無敢馳驅自昔未聞簡忽天變而無禍者 政

宣之世災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
光洶洶欲動赤氣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群臣恬
不知警方且以恠孽爲嘉祥變異爲休證此上
不畏天戒其失三也大舜之聖舍已從人成湯
之德從諫弗咈自昔未聞飾非遂過而不亡者
政宣之際以言爲諱張根論征歛之煩散官安
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
言矣鄧肅以進詩諷諫屏出大學朱夢說以昌
言宦寺竄斥備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鉉結成
風馴致禍敗此下不卹人言其失四也夫君子

在內其卦爲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政宣用
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爲事凡累朝老成之望
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姦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
曲學賤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樞之餘舉國無君
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夫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政宣之世京黼
繼尸宰柄貫攸濫廁樞庭其翱翔臺省布列館
殿非歌頌詩書即膏粱子弟非奴事闔尹即翼
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
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

民之父母 政宣小人顛爲蒙蔽以欺上聽劉
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
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
掩覆於外女真剋期入寇而大臣諱晦於中上
下相蒙稔成大患至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
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政宣
小人專務聚斂以摧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右
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歎
愁王黼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爲
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詩

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寢敵謀
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實行遼
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誠北事旣
興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才當元戎之任節制不
明諸將無所稟畏庸懦不武敵師得以馮陵孝
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爲駑怯又益甚
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
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疆
國間區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
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

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食之
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
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
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
有國者不幸與疆敵爲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
當徇其欲方女真與遼國交兵雖能每戰輒克
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
何敢遽有他志不幸姦臣腐夫希功寡謀唯恐
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予以契丹舊
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

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
貸糧一事方酬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
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尋
於境上矣蓋犬豕豺狼本無厭足徒知徇其欲
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
覺結余覩爲造釁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
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
處置乖宜其失十也今 陛下聖德清明萬無
此失然臣獨恠 一人憂勤恭儉無媿 仁祖
之風而羣臣盤樂怠傲乃有 宣和之習東南

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卒窮悴常有不飽
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未覩言路壅塞讜直
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
人非不欲遠而讒諂猶或得志蒙蔽之風日熾
聚歛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
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言
獨請為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韃靼
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
為鄰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
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

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患不受則彼
得以陵寢為詞假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
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觀吾之所答乎從
之則要索亡釐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
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
豫圖所以應之也自三數年來謀國者不深惟
長筭而一切倖安曩者虜在幽燕吾以歲時聘
問已非獲已彼旣播越而南獨不可遷延其辭
俟復燕山然後王帛往來如故迺使大宋臣
子拜犬羊於祖宗殿廷之下其誤一也歲幣

之弗遣是矣然不以還燕爲詞而諉曰漕之渠
乾涸使殘虜得以移文督責中原豪傑聞之寧
不以寡謀見哂乎其誤二也並邊遺民皆吾赤
子窮而歸我當示綏懷疆吏非人唯知拒卻固
已絕中原之望甚者視爲盜賊戮之焚之上流
制閫之臣明揭大榜來者即行勦殺西州總戎
之帥殺程彥暉一家骨肉於黑谷山秦隴之人
莫不切齒召鄰國之侮開邊鄙之隙結遺黎之
怨逆上帝之心孰甚於此其誤三也積此三誤
而吾國之威靈氣燄索然矣漢昭烈有言事會

之來寧有終極夫誤於前者不可悔而應於後者猶可爲所願朝廷毋再誤而已厥今庸人之論有二不曰虜未遽亡猶可倚爲屏蔽則曰中原方擾未暇窺我江淮凡此皆誤國之言不可不察也虜之必亡無愚智舉知之臣不復重陳若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蓋以群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江表得以踰旦夕之安及苻堅旣滅慕容旋起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鷓張盡有河朔而楊劉群盜又皆徃徃服從臣恐與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爲

江左苟安之計也。或又以爲安邊置所儲待日
豐，以此餌敵，何患不濟？臣竊謂不然。夫金縢遺
虜，雖後世偃兵息民之權宜，然用之於國勢盛
強之時，則足以示恩而不至於召侮。景德之
事是也。用之於國勢委靡之時，則適以召侮而
不足示恩。宣和之事是也。儻不思自彊其國
而倚賂遺以幸一日之安，臣知其非策矣。昔孫
氏以區區之吳而當強大之魏，若未易爲力者。
然其君臣相與策勵，遂能挫曹公虎狼之敵。晉
氏東遷，至岌岌也。徒以將相有人，處分得所，卒

能破符秦傾國之師今 國家幅員萬里貢賦
雲集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晉者而中
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頹惰者多一聞赤
白囊至則相顧失色不知所爲少定則又帖然
矣 國家平時不愛名器爵祿以寵士大夫一
旦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
之所以大懼也夫天下之勢猶長江大河上流
決潰下流必無獨寧之理今荆淮以北數百里
間干戈搶攘戎馬雜襲正如熊咆虎闐近在藩
垣之外而或者乃曰無預吾事彼其中心實不

謂然姑欲架滿目前攫取名器爵祿而去至於宗社生靈之憂而使陛下獨當之耳彼群臣爲一身計可也陛下爲人子孫任九廟之託柰何付安危於度外乎陛下誠欲尊國勢以弭外虞則政宣之十失必當懲近日之三誤必當戒庸人之論必當破自彊之計必當立至誠一心對越上帝廣謀兼聽曲盡下情以收天人之心以合中外之助庶天下事猶有可爲者若或上下悠悠養成深患機會浸失事變日殊臣實未知其所終也臣自委質立朝以來區區

之愚唯知有君父有社稷故常盡忠極慮不敢
自為身謀今見時事憂虞如此而顧戀寸祿不
為 朝廷一言豈惟自負夙心抑亦有慚戴履
是用齋心潔誠忘寢廢食裁成此章欲進復休
至于數四懷不能已卒以上聞意者天誘臣衷
欲以感悟 陛下儻或萬一見於施行則臣雖
攢廢田里其幸多矣

貼黃臣竊見 太祖 太宗艱難百戰以有

天下 真宗 仁宗兢業守成至于 徽宗

之世宇內承平民物熙洽不幸 崇寧而後

群小得志陷害忠良遂使在廷無一君子迨
政和初遼國衰微金虜崛起王黼童貫之徒
希功寡謀取侮夷狄馴致靖康之變都城
失守 二聖蒙塵追念前失可爲隕涕臣仰
惟陛下銳精典學親御經惟凡祖宗創
守之規模可爲今日法者既曰陳于前矣至
於崇宣之事可爲今日戒者願詔館閣之
臣編類來上退朝之暇以時省覽庶幾姦邪
誤國之狀夷狄猾夏之耻一一備見本末于
以鑒前失而圖今得非小補也 皇太子春

秋昂盛問學日新亦宜命宮僚編纂上件故
實從容講論其於令德啓發必多臣位下人
微志在納忠狂僭妄言伏埃誅殛